

一 出身于草莽的“大帅”

中国东北，为前清发祥之地，满清入关前，原称“满洲”，及入关统一中原后，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遂有“东三省”之称。

东北地域辽阔广大，背山面海，中部平原，河流交错，土壤肥沃。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有蜿蜒千里、奇峰突出、树木成海的“白山”（长白山），还有水色如墨、浊浪滔天、源远流长仅次于长江、黄河的“黑水”（黑龙江）。至于一望无际的平原莫地乃是骏马的出产之地，也是勇敢善斗的游牧旗人——满洲旗人的教练场。

1644年，勇猛善战的满洲旗人冲入关内，统治了中原。他们兴盛发达了一个时期，尔后便因富足而怠于精进，因腐败而日趋衰落，对于早先曾是“发祥地”的广大沃土，不够关心，及到注意时，东北地区已成了两大强邻——俄国和日本的角逐场所，

由此也就种下了后来国家和民族蒙受灾难的祸根。

满清王朝建立的初期，以东北为禁地，不准汉人出关。但东北地区沃土千里，地广人稀，不少无立锥之地的关内农民不顾禁令，铤而走险，向关外逃荒。遂使东北人口迅速增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将战火从朝鲜烧到中国东北，日本势力也随之侵入；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又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又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战争。汉人移往关外对于清廷扩充东北实力而御外侮是有利的，所以清廷后来也就不再禁止汉人移往关外了。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东北地方秩序大乱，散兵游勇到处潜伏，这便是东北马贼（红胡子）兴起的历史背景。此前，从关内到关外的移民，大多是直隶（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农民。他们是因家乡旱涝天灾所造成的饥寒交迫才冒险“闯关东”，去东北开荒、淘金、挖人参的。当然，脍炙人口的关东三种宝：人参、貂皮、乌拉草的传说，对内地人也颇具吸引力。于是为生存或为生计“跑关东”者，便源源不断。其中，有的人发了财，便富贵还乡了，有的人两手空空索性落草为寇。这里“天高皇帝远”，拓荒的生活原视劫杀为常事，何况还能以“响马英雄”而自豪。于是，这些绿林人物，各具特色的绰号如“某老虎”、“某大王”等便在民间广为流传，以至男女老幼，无不知晓，谈虎色变。东北人之所以称绿林人物为“红胡子”，这是因为在内地活不下而拖妻带子“闯关东”的农民，本都保持好勇善斗的燕赵遗风，对那些依权仗势残酷压迫、剥削百姓的贪官污吏，以及为虎作伥，鱼肉良善的差役吏胥、土豪恶霸不仅恨之入骨，还不断展开除暴安良的斗争。不过，他们此时已然在东北落地生根了，身家财产也需要保全，所以在展开反抗行动之际，出

于保护自己，不被官兵认清本来面目的目的，多在月黑风高之夜，在脸上涂上各种颜色，再带上染了红色的马尾鬃做为胡须以事掩盖。后来，他们便聚伙成帮，各占山头了。虽然他们不再化装，人们也都以“红胡子”相称。当然，后来也有一些真正打家劫舍烧杀奸淫的盗匪模仿他们。

据说作为“红胡子”，也有共同遵守的规则，如替天行道，杀脏官，灭土豪，施救孝子贤孙，保护贞节烈妇，不奸淫妇女，劫富不劫贫，不劫单身客，不骚扰寺庙学堂，不破坏义仓善社等等。凡入伙者，须在关帝庙焚香立誓，守此规则，倘有违犯要受到严惩或遭受杀戮。张作霖起于草莽，就是此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今辽宁省）海城人，原籍河北大城，祖上姓李，其先代出嗣张姓妹妹家，故其一系改姓张^①。其曾祖父张永贵因家无恒产，加之连年天灾，全家无以为主，遂于清道光初年出关谋生，落脚于海城。祖父张发务农为本，兼理烧碱业，家境比较宽裕。张发有四子，其第三子张有才，即张作霖之父。张有才先娶邵氏为妻，未生育，邵氏病故续娶王氏。王氏生有三子一女：长子作泰，1891年病故。次子作孚，宣统年间任巡防营哨官，剿匪身亡。张作霖为老三，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于海城西90华里的北小洼村^②。张有才无正当职业，在本村开了个小商铺，收入甚微，主要靠设赌场抽红为生，张作霖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由于家境贫困，张作霖小时不能上学，便时时到村塾看别的孩子读书。塾师杨景镇教书时，常见窗子外边站着一个十几岁小

①《我所知道的张大元帅事迹》缪激流《传记文学》第31卷第4期第12页。

②《张作霖真传》陈崇桥，耿丽华著，辽宁古籍出版1997年8月版。

孩，偷偷听他给学生讲书，有时还把纸窗弄破一个洞向里张望。杨先生问：“什么人？进来。”张作霖便毫无畏惧地进到屋里来。他说：“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觉得这个少年很有前途，便说：“我不收你的学费，还给你纸笔，你明天来上学好了。”正是由于这位杨先生的关照，张作霖才读了一段私塾。他仅有的文化，也就是在这里得到的。后来，张作霖发迹了，感念旧谊，还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他家中成立私塾馆，教他的子女读书。^①

张作霖 14 岁那年，家中突遭横祸。他父亲张有才外出夜归，栾家铺子的王姓仇人拦路杀害。张有才的死使原本贫困的家庭生活不能维持下去，张作霖便跟随母亲投奔黑山县外祖父家。其实外祖家也并不富裕，一时间又增添了两口人吃饭，困难自然也不少。为此母亲便叫张作霖学做点小生意，以便贴补家用。张作霖开始学着卖烧饼，起初倒也能挣点小钱，不过此时他学会了赌钱，遇到玩纸牌的总想参加。俗话说，十赌九输，他玩来玩去连做小生意的本钱都输光了。母亲又叫他学木匠，他认为拉大锯太累，也没有好好干。

不久，母亲为生活所迫，又与一李姓兽医结婚。母亲又让继父教他学兽医。张作霖对相马、医马比较有兴趣，也学会了骗马的手艺。¹⁷岁那年，张作霖流浪到高坎镇，他先是打零工干杂活，后来便在镇上为过往的骡马治病。高坎镇离营口不远，是个大镇，过往车马较多，时间一长张作霖也干出了点名气。在高坎镇开设了兽医庄。此时的张作霖已是一个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双目炯炯有神，性格刚强，遇事敢做敢为的青年了。唯一不足的是他身材比较矮小，所以后来便有了“张小个子”的绰号。

^① 参阅《张作霖二三事》栾贵田《文史资料选辑》第 35 辑第 196 页。

张作霖能在高坎镇开起兽医庄，应该说完全得力于一个名叫于六的人的资助。于六在高坎镇是个有钱有势的人物，他初次见到张作霖时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精明强干。后来，他又听说张作霖善于给牲畜治病而且小有名气，便认为此人可资利用。于是，他主动找张作霖商谈合作开兽医庄的事。对于张作霖来说，这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所以二人谈得十分融洽，一拍即合，兽医庄很快就开张了。

于六和张作霖合作经营兽医庄后，二人之间自然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兽医庄的生意也还不错。于六已是年近半百之人，但由于财大气粗，家中却娶了一个 20 来岁名叫二兰子的贫家美女做小老婆。老夫少妻平日自然难谐枕席之欢。不料张作霖的出现，竟成了二兰子心目中的理想郎君。为此她便对张作霖的饮食冷暖等等诸多琐事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知道张作霖好赌后，还不时送些钱给他做赌本，无论输赢都无须归还。

尽管二兰子对张作霖关怀备至，想入非非，但张作霖对二兰子却没有丝毫的邪念，他只觉得这位嫂夫人待自己太好了，心存无限感激。一天，张作霖外出去营口买药，二兰子知道后，便立即收拾金银细软，随后跟了出来。她意欲乘此机会让张作霖带她私奔。不料，当她赶上张作霖并吐露自己的心事后，却遭到了张作霖委婉的拒绝。他觉得自己今天能安身立业，完全是仰仗于六大哥的帮助，如果自己和二兰子私奔岂不是丧尽天良，这事自己绝对不能做。张作霖想到这里，便好言相劝二兰子回家。二兰子见张作霖执意不允，先是恼羞成怒，继则由爱转恨，最后竟下了欲置张作霖于死地的决心。这可是张作霖所想不到的事。

张作霖从营口返回高坎镇后，立即到于六家汇报买药的具体情况，于六听到半截时外出解手，二兰子此时突然扯开衣襟，抖乱头发，高声呼救，竟然诬陷张作霖动手动脚要强奸她。于六等

人闻声而至，见状怒不可遏，不容分说立即将张作霖毒打一顿，然后把他绑在庭院外的大榆树下，欲将他冻饿致死。此事立即轰动了整个高坎镇。

幸亏张作霖平时在高坎镇人缘较好，值此生死关头，一个开大车店的常则春掌柜出面为他求情。经常掌柜极力劝解，张作霖才被松绑，由常掌柜带回大车店暂住，由此常掌柜便成了张作霖的救命恩人。张作霖失去了兽医庄这个安身立命之地只好在大车店打零工、干杂活度日。时间一久，他觉得在高坎镇呆不下去了，便准备去营口另谋出路。临行之时，掌柜又送给他一头毛驴，一点盘缠和一些旧衣服。^①20 多年后，时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还回过高坎镇探亲访友，他把昔日那些和他有这样那样恩恩怨怨的人一并请到，很客气的接见大家，对恩人常掌柜很亲热，对得罪或伤害过他的人也宽宏大量、不咎既往，并说“要没有你们打我，我还不会有今天呢”。后来他资助常掌柜在高坎镇开了不少店铺，使常掌柜成了当地的巨富。^①

张作霖到营口时，正值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宋庆所辖毅军由河北进驻辽西（辽河以西）。张作霖由于医治军马的关系，经常接触军队，他十分羡慕营伍生活，便参加了毅军的骑兵团，给一个叫赵得胜的营管带当勤务兵，后来升任哨长，白马红缨，颇为得意。在此期间，他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次女为妻。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李鸿章赴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战争结束后，毅军回防河北，张作霖也解甲还乡。尽管这段营伍生活不长，他还是有收获的，除鞍马娴熟之外，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张作霖回乡后，一时无所事事，为

^① 参阅《张作霖真传》

了谋生起见，在老丈人赵占元的劝说下，又到黑山镇重操旧业，开了个小兽医庄，此时的东北，已因战乱连年而盗匪蜂起了。张作霖由于医马的关系，结交了不少绿林朋友。为此，社会上便风传张作霖是这些盗匪的窝主，在这种流言的压力之下，张作霖的兽医庄也就开不下去了。

由于生活没有了着落，张作霖索性北走广宁（今北镇县）投奔和他有些交情的巨匪头目冯麟阁。经冯介绍，他加入了董大虎匪帮，充当“兰把子”，即负责看守为讹财而绑来的人质。但为时不久，张作霖便感到这种营生恐难长久。此外，他对绑架妇女也极为反感，便脱离了董大虎匪帮回到了赵家庙。

当时，辽西一带，俄国侵略者不时扰乱地方，抢劫民财，大大小小打家劫舍的土匪，也是出没无常。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地方绅士为了自保，纷纷组织“联庄会”、“保险队”或“民团”，这些名目不一的组织成员一般都是被招募的土匪，他们服务于当地的财主，正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们所保护的地区称“保险区”，即在这个区域内，他们不仅不抢掠，还负责保护这个区域不受俄国兵和其它土匪骚扰。当然，他们吃喝穿用等各项花费，皆须由当地通过抽捐的办法给予保证。至于他们到自己负责的“保险区”外的一些地方去抢掠，发外财，则是家常便饭。因此，他们在当地是“保险队”，到了外地仍然土匪。

张作霖回到赵家庙后，看到保险队相当于地方的乡兵，十分稳定，便请岳父出面与附近村屯富户议妥成立“保险队”。于是，张作霖纠集了二十几个青壮年建立了一支“保险队”，他自任小头目，活动在赵家庙一带，负责保卫附近的七八个村子不受抢掠，他们的所有开销，统由地方筹措供应。

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对手下要求也严格，恪守阻止外来土匪或散兵游勇骚扰的职责，因此在当地颇受称赞。一

些“保险区”外的邻近村落，也慕名而至，请他前去保护。这样，张作霖的“保险”范围逐渐扩大到二十几个村子，张作霖也成了这一带小有名气的人物。

不久，中安堡镇的乡绅大户听说张作霖的“保险队”不但纪律严明，不扰百姓，而且还尽职尽责地保境安民，便决定请张作霖到本地来维持治安。张作霖欣然应允率手下人到中安堡镇效力，因为从乡村转到城镇对于他的“保险队”来说是个增加财富的良机。但是，当时受俄军支持的另一支以金寿山为头目的“保险队”，一向把中安堡镇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此时张作霖却带人进驻该地，自然招致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金寿山起初自恃势大和有俄国人为后台，派人前去招收张作霖，但遭到张婉言拒绝。尔后，他又想用武力将张搞掉。但进而一想，中安堡镇设有不少炮楼，张作霖此时肯定会严加防范，明攻显然会吃亏，但不搞掉张作霖，又咽不下这口气。就在此时，有人给他献了个智取之计，让他选派几个既靠得住又得力的人，持械到中安堡假意加入张作霖的“保险队”，然后里应外合将张搞掉。金寿山照计进行，张作霖进入中安堡镇后也正想扩大“保险队”，所以对来投者未加怀疑便收下了。

金寿山共派了 6 个人打入张作霖的“保险队”，其中一人还是他的干儿子。这几个人总想找个机会，于暗中将张作霖干掉，但一直未能得手。眼看 1902 年的农历除夕就要到了，张作霖觉得手下的弟兄们已辛苦了一年，也应该好好地犒劳一下。于是从腊月二十三“祭灶王”、“过小年”开始，张作霖的“保险队”就开始过春节。打入内部的“坐探”看到机会来了，及时将这一情况及中安堡镇西北角无人看守的疏漏传递给了金寿山。金寿山认为机不可失，决定在除夕夜出击。

腊月三十日夜，张作霖等正在开怀畅饮，庆贺新春，金寿山

已带着自己的部下和一队俄国骑兵，从中安堡西北方向朝着张作霖的“保险队”队部直扑过来。张作霖等突遭袭击，他不知对方有多少人马，只好仓促应战，且战且退。好在他们熟悉中安堡镇的大街小巷，趁着夜色，七拐八绕，总算摆脱了对手的围追堵截。当时张作霖的妻子身怀有孕，而且大女儿张怀芒年纪又小，行动迟缓，在溃逃时多亏张作霖的两个得力手下一人背一个飞跑，才得以走脱。此时，喘息稍定的张作霖一点人数，才发现自己只有主从 8 人了。他只好带着仅有的这几个人顶风冒雪，先到桑林子（今属台安县境）暂避一时。随即，又把家眷安顿在距桑林子不远的张家窝堡赵明德家（赵明德系赵氏之堂侄，不久张学良即出生于此）^①。张作霖自己则带着几个亲信在辽河两岸活动，收拾残部，招收新人，做东山再起的准备。

不久，张作霖因自己势单力孤，又无立足之地，便决定先去投奔冯麟阁，倘有机会再作它图。要投冯麟阁需经过八角台镇（今台安镇）。当时，这个镇是辽西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也是农商交易的汇聚点，因而不少地主、商人、富家大户都集居在此，而一些大小匪帮也将此镇视为一块肥肉，垂涎三尺。八角台镇为了安全，不仅高砌了围墙，还雇有二三十名维持治安的炮手，这里“保险队”的头号目名叫张景惠。

张作霖一行先到距八角台镇七八里的雷家屯，让人去八角台镇联系借道之事，八角台镇的商会头子张子云与“保险队”队长张景惠等人商议一番后，为不伤和气，同意借道。张作霖听了回信后，立刻整队出发。张子云、张景惠等人也出北门相迎。张作霖进镇后，受到热情款待。他此时虽是个借道的落难逃亡者，但并不显得沮丧。他侃侃而谈，落落大方，颇有豪气，给对方非常

^①参阅《张作霖真传》

好的印象。张子云对张作霖的保险队早有耳闻，此时见他果然英武不俗，遂有相交之意。张景惠也深感张作霖的才智能力远在自己之上，产生了爱慕之心。

张作霖在八角台镇住了两天，便集合手下向张子云等告辞，准备去投靠冯麟阁。不料张子云此时却不肯让他们走了，要求他们留下来协助保护地方，由商会给他们抽饷，保障需求。更让张作霖没有料到是，张景惠竟然当众宣布，他情愿推张作霖充任保险队队长，自己甘居副职。张作霖一再推辞，不肯反客为主，张子云、张景惠等坚持挽留，最后张作霖便“恭敬不如从命”，当上了八角台镇的保险队长。

不久，邻县的汤玉麟率众投奔八角台镇，汤玉麟外号汤二虎，他来投奔一是因为与张景惠有交情，二是仰慕张作霖的名声^①。与此同时，在锦州一带拉帮的张作相因替本家族弟报仇，杀了仇人遭到官府缉捕，也带领几十名兄弟前来投奔。张作霖见他不仅与自己同姓，且名字中也有一个“作”字，便很高兴地接纳了他们。后来，张作霖与张景惠、张作相三人还成了义结金兰的好兄弟^②。

张作霖在八角台镇担任“保险队”队长时，辽西正是群雄割据的形势。就张作霖此时的实力而言，还并不算强，部众仅 100 多人。这就不免要遭到周围一些人多势众的匪帮的威胁和袭击。当时有一个名叫项昭子的土匪头子，活动在台安一带，他凶残成性，作恶多端，手下有 200 多名亡命之徒，时刻准备吃掉张作霖。

1902 年初，项昭子勾结金寿山等几个较大匪帮，夹攻八角

①《张大帅真面目》刘百非载《中外杂志》（台湾）第 41 卷第 6 期

②参阅《东北王张作霖》

台镇。张作霖见他们人多势众，且来势凶猛，便派汤玉麟带一部分人去桑林子驻扎，与八角台形成犄角之势。这样一来，项昭子以两面夹攻达到消灭张作霖的目的未能奏效。几个月后，张作霖在张作相、汤玉麟的帮助下，准备对项昭子势力实施主动进攻。他们探知项昭子要率部队抢劫高升镇后，便在那里设下埋伏。当项昭子带人到高升镇后，张作霖等突然四面出击，项昭子与另外7名匪徒当场被乱枪击毙，其余匪徒见首领已死便四散逃命。于是八角台、桑林子一带才成了张作霖的根据地。

张作霖虽然只读过一点书，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从一开始就比较尊敬文人，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是张作霖和其它“保险队”头目最大的不同之处。他在从事“保险”的过程中，结交了不少地方“名士”，如举人刘春朗、李雨农，贡生张紫云，秀才陶允恭、方可猷、杜泮林等，都与张作霖来往密切。张作霖还拜杜泮林、张紫云为义父，遇事向他们请教，从中获益不少。在这些文人名士的熏陶下，张作霖的言行举止、气质、风度也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样一来，张作霖的“保险”活动，不但在粮饷筹划上得到当地上层人士大力支持，而且他们还经常给张作霖出谋划策。如有人为张作霖分析形势说：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使农民得以生活下去，然后，待朝廷恢复原状时，接受招抚。张作霖认为这个建议甚好，因而对所辖境内严加保护，竭力维持当地治安。^①。据说在他的辖区方圆百里之内，盗贼不兴，外寇不侵，凡是辖区路口，皆插有红旗，匪徒望而却步，帝俄军队也绕道而行。邻近地区百姓为借其声威以

^①参阅《张作霖真传》

自保，常自插红旗于村口门前^①。

对于周围地区的“保险队”，小股匪帮，张作霖持兼并、招降态度。通过这些途径，他的“保险队”的力量迅速壮大，步马队已达 400 多人，整个辽西绿林都不敢小看他了。

二 力求朝廷招安

当时的辽西一带，由于各“保险队”的势力不断膨胀，已形成了群雄割据，各霸一方，并能与官府抗衡的局面。就清廷来说，不管是“保险队”，还是土匪，都一概视为有害于朝廷的“胡匪”。东北地区的胡匪之多，确让清廷大伤脑筋。地方官府纵有剿杀之心，也无灭敌之力。因为无论在兵员，还是在武器方面，官兵均远远落后于胡匪。仅以新民县为例，当时它所能调遣的巡捕队兵丁只有 160 名，配备的武器中只有快枪 30 杆，这样的兵力、枪支是根本不敷使用的，因为有的“保险队”或土匪是与沙俄勾结为背景的，如前文所述的金寿山。在这种情势下，清廷便出台了变被动为主动的招抚相结合的政策。

最先建议清廷对辽西胡匪进行招抚的是新民县同知廖彭。他在 1901 年 2 月，给清盛京将军增祺和奉天交涉总局的呈文中，提出了这一战略。他认为，收编地主“保险队”可以补充官军之不足，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因此他建议招安私团，使

^① 《张大帅真面目》

私团转化为公团，然后进行纪律约束和道德教育，这样既消除了胡匪之患又壮大了官军，实在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况且，朝廷还可以落一个施之以德，恩威并用的好名声。增祺看了呈文后，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好，当即批示，酌情办理。于是，东北地方政府便有了“化盗为良”的决定。张作霖的被招抚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在辽西绿林中，张作霖堪称脱颖而出者，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一定的远见，是那些山大王所望尘莫及的。仅就绑票一事而言，即可见其不一般处。当时，绿林盗匪最激起民怨的行为莫过于绑架妇女。谁家妇女一遭绑架，家属必须送以重金方能赎回。在家属忙于筹措赎金的期间，被绑架妇女常会遭到极其野蛮残忍的人身迫害。用绑架者的黑话来说，叫做“压裂子”，即土匪们在被绑架妇女的肚皮上掷骰子推牌九，进行赌博，谁赢了，谁就占有被绑架妇女享用一夜^①。这是让百姓切齿痛恨的罪恶行径。

张作霖则与此截然相反。他的“保险队”既使到外地，也绝不祸害妇女。每到一个新驻地，张作霖首先下令，把全村妇女集中在一个大院内，由张作相负责把守，严防部下对妇女有不轨行为。他平时还向部下灌输一些因果报应的迷信，这对不伤害妇女是很有效的说教。尤其是，他还明定了奸淫妇女者，处死刑。所以张作霖的“保险队”鲜有奸污妇女的事发生。

随着自己在八角台镇的势力日益扩大，张作霖已不满足于偏于一隅的盗匪生涯了。一次，他和汤玉麟一起喝酒时，坦露了自己的心声，他说：当今之世，满洲无主，我等不应安居一方，而应将小股匪合并一起，形成强大势力，而后称霸满洲。汤玉麟赞同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合适的机会和门路。

^①参阅《张作霖真传》

张作霖自从和汤玉麟推心置腹的交谈后，就一直苦苦思索着“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路。一天，他听到了清盛京将军增祺派人去接家眷的消息，立即拍案而起，连呼机会来了。原来，1900年10月沙俄出兵我国东北，占领了奉天省城，当时增祺仓皇出逃义县，并派人将其第三房姨太太沈氏夫人送回北京。此时，增祺见战火已熄，局势也安定下来，便准备派人将沈夫人接回奉天。张作霖认为这正是天赐自己谋取政治进身的机遇，大可通过这位沈夫人在盛京将军面前为自己多多美言。

妙计已定，张作霖随即又进行一番布置，并在黑山一带设了埋伏。当沈氏夫人和随从人员行到新立屯附近时，连人带车全部被劫，护卫官员的枪械子弹也被缴获，一行人被押解到了新立屯。张作霖一面命令手下人切切不得擅动劫来的车马箱笼，一面将惊魂未定的沈氏夫人和贴身佣人安排到一幢院落的正房休息，并用最好的鸦片款待烟瘾发作的沈氏夫人。他自己则陪着几个主要的随护官员，躺在偏房的炕头上抽鸦片。随护官员见张作霖谈吐文雅，满腹牢骚，料定必有内情，忙问他怎么称呼。张作霖一报姓名，这几个随护惊得差一点从炕上翻下来。因为他们早就听说辽西有一个名叫张作霖的土匪，他们一直以为，张作霖其人肯定身材高大，面目狰狞，说话粗野，声如狮吼，怎么也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张作霖。他们立即放下了烟枪，坐起来听张作霖娓娓动听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被逼上梁山”的经过……。

几个随护官员被张作霖的话所打动。其中一个官员对张作霖说：你们长期同朝廷作对，终非长久之计，迟早会被剿灭。现在增祺将军网开一面拟招抚胡匪，你们正可弃暗投明，这才是正路。张作霖装作胆怯地说：听说增祺将军不分清红皂白，常对杀人放火的胡匪和维护地方的“保险队”一并捉拿法办。那个官员说：不瞒你说，我们护送的宝眷正是增祺将军最宠爱的沈氏夫

人。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不妨引你去求求她。张作霖心中暗喜，就势跟着那位官员去拜见沈夫人。张作霖入室后，先行大礼参拜，然后俯首而立说：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这位沈夫人此刻已知道了张作霖的来意，便壮着胆子对张作霖说：我看你是个有作为有前途的青年，假如你能率领手下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前途一定不可限量。只要你能保我们一行平安达到省城奉天，我一定在将军面前保举你。张作霖立即表示：假使我能带领众兄弟投到将军麾下，为朝廷效命，有生之年决不忘夫人的大恩。张作霖言罢告退，命令手下人将所劫之物连同枪械子弹如数奉还。此外，还备了一份厚礼送上。沈氏夫人及随护官员大受感动，拿出五锭纹银要赏给张作霖的部众，张作霖坚辞不受。张作霖导演的“智截将军夫人”这场戏，成功地落下了帷幕。^①

沈氏夫人平安抵达奉天后，立即把途中遇险和张作霖诚心弃暗投明，想接受招安的愿望告诉了丈夫增祺，并且把张作霖的实力和他的为人以及她本人对张作霖的看法细细叙述了一遍。增祺听夫人和几个亲信随员说了途中的有惊无险、转危为安等情况后，一时大为动容。他认为张作霖这样的人应该招抚，也符合“化盗为良”的方略，但此事仍需由下向上禀报才能批准。

张作霖在利用沈氏夫人进行疏通之后，又委托地方士绅陶允恭、张紫云等串连十八屯绅商各界具保向新民知府推荐，说张作霖的主动求抚，得到了新民府知府的许可，并上报增祺请示说：“请将八角台镇快枪齐整马步练勇二百余名一并收抚，以期不负该勇等保卫地方出力各情。”增祺本有招抚张作霖之意，此时见报告上来，当然不会不准。

^①参阅《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宁武（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

1902 年 10 月 15 日，增祺批复新民府：“该头目等既然情殷投诚，未便阻其自新，饬即认真查点，择其精壮者准留二百五十名，其饷仍由当地妥筹”，又批示：“张作霖等既能悔罪归诚，该绅商等复能筹捐充饷，均囑深明大义，殊堪嘉尚，准如所议办理。”^①

同年 11 月 9 日，新民知府增韞亲至张作霖驻地，按名点验，编成队伍，公布纪律，宣明奖惩，任命张作霖为“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帮带”并发给刻有这一官衔的木质铃记。“新民府巡警”是归新民府节制的地方武装，还不算国家的正式军队。张作霖受抚后，极力为清廷效力，频频率兵剿匪，先后剿灭了辽西巨匪海沙子、惯匪李凤山以及辽阳、海城。彰武一带的张海乐。陈殿文和李二皇上等十几股匪帮，颇受增韞青睐。增韞向上司报告时说：“收复降目，打仗奋勇，纪律严明，则以张作霖为最”，“张作霖自带队以来，奋勉从公，颇知自爱，其安心向善，出于至诚”。

由于张作霖取得了上司信任，增韞于 1903 年 7 月，将其所部与新民县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其中骑兵两哨，共有 485 人。张作霖升任管带，他手下的张景惠和汤玉麟、张作相也分别任帮带和哨长。1904 年春，增韞呈报上级并获准，将张作霖部列入国家正式军队编制，始食官饷。这是张作霖政治生涯中极为关键的一步。从此，他成了一个头戴五品亮白顶兰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腰佩清式军刀，足登薄底快靴的正规清军的管带，月俸银 130 两，另有办公银。此后，张作霖便凭借这一地位和手中的这支武装投入了官场的权力角逐，并且得心应手，扶摇

^①参阅《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宁武《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 2 册

直上。

三 日俄战争期间及战后的发展

1904年2月，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中国东北成了日俄双方的战场。清廷腐朽无能，认为日俄两国均系“友邦”，谁也不能得罪，便无耻地宣布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任由日俄两国军队涂炭我国领土和百姓，辽河以西为“中立区”。两个帝国主义皆是一样的强盗本性，既是在中国领土上厮杀，根本就不管什么“交战区”和“中立区”。所以战争中，所谓“中立区”的辽西，并不能平安无事。日俄双方为赢得战争，都在不择手段地诱使辽西各类武装力量，不管是胡匪，是“保险队”，还是已受招抚的地方武装，为自己从事诸如刺探情报、征集粮草和民夫、在敌后进行骚扰破坏等活动。显然，日俄双方都在力图使辽西的各类武装成为为己方效力和打击对方的辅助力量。

张作霖颇有头脑，对交战双方持审慎态度，作壁上观，表面上看是在遵守清廷的“中立政策”，但背后却另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没有像金寿山、冯麟阁那样十分明显的为日俄某一方出力，而是趁机向日俄双方提条件，以便多获得一些枪械、马匹、粮饷先壮大自己的力量；尔后，再随机应变，看势行事。如战争初期，他看俄军强大，占上风，便接受俄军的金钱和枪械，代价是供应俄军一些情报或化装成俄军偷袭小股日军，同时再缴获一些枪支